

探親懷舊之旅

● 徐文衍

運金輪船秘密啟航

探親懷舊之旅

一九四九年（民國卅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五時，招商局的警務組長石仁寵及副組長沈振亞（原為戴笠的騎兵聯隊長）兩人，率領官警一百卅餘人及眷屬四十餘人（其中有吾妻及三個月大的長子）登上漢民輪，該輪係由美軍運輸艦改裝而成，招商局共有同類型的輪船四艘；除漢民號外，餘為秋瑾、錫麟及鐵橋號，各載重一萬五千噸，船隊啟航後不久石組長宣布任務，原來是護送黃金赴台灣。午夜後，船過吳淞口遭岸上砲火射擊，但無損傷，於廿一日安抵基隆。

運金任務，是在大陸剿共局勢惡化、風雨飄搖之際，由當時的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奉蔣中正總統之命執行的，運出的央行庫存物資，包括黃金及有價証券等，價值昂貴，由俞鴻鈞的親信幹部，央行秘書兼機要主任何善垣、秘書處處長陳延祚分司內外勤工作。由俞氏親自領導，組成了一個最機密的工作小組。陳延祚負責對外聯繫交涉，調用海軍艦隻、部署沿途警衛、洽請實施戒嚴，安排駁運人手，……。內部，則在其總裁辦公室後面騰出一間小辦公室，由他和何善垣食於斯，住於斯，撰擬、核可、繕校、用印於一切必要公文於斯，自始至終，足不出戶。第一批黃金起運之夜，軍方實施特別戒嚴，上海外灘一帶斷絕交通，行人車輛一律嚴禁通行。直到嚴密裝箱的黃金一一安全運上海軍巡邏艦，解纜啟碇駛出吳淞口，外灘一帶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而俞鴻鈞又在辦公室裏焦灼緊張，遑室徬徨，惟恐共軍攔劫，

或是途中萬一有失。他一連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後，終於接獲臺灣方面發來的密電，所運黃金全部平安抵達。他這才長長的吁一口氣。

黃金運出兩天後，上海申報刊出一則簡短新聞，指某夜由中國銀行運出物資若干箱，其他一概語焉不詳，可見保密非常成功。

未幾京滬相繼失陷，中共席卷整個大陸，這批及時搶救出來的物資，對日後國共勢力消長有決定性的影響，也使代總統李宗仁在與中共談判中，失去強有力的籌碼，氣憤之餘曾揚言要殺俞鴻鈞。但俞鴻鈞此舉獲得老蔣總統的信任有加，後來出任行政院長。

大陸留傳兩個笑話

海峽兩岸對峙五十年後，各自改革開放，許多老兵由台灣返回大陸探親，聽到兩個不合邏輯的笑話：一是國民黨到台灣後把黃金分了；二是台灣人曾經天天吃香蕉皮。其實，這批黃金於一九四九年六月成為政府改革幣制，發行新台幣的準備金，奠定了台灣邁向經濟繁榮的基礎。

筆者由老妻及次子陪同於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九日返回睽違五十一年多的上海，當日深夜住進由韓國人投資的卅五層銀河賓館。已顯老舊，通道空氣不良，所供點心更比不上台北的「圓山飯店」。

次晨由內侄女開車來接，先到我和妻結婚住過的妻妹家，原是法租界中心住宅群的「弄堂房子」，每幢三層約四十坪，今竟住著九戶人家，樓梯旁放滿小型瓦斯爐，好像成了炊飯的地方，大白天也要摸黑側身上下。每家用的仍是「馬桶」，每天要倒在弄口改建的「大糞櫃」裡。洗澡水也要提到樓外去倒。據老上海說，全市還有三四百萬人過著這種落伍的生活。接著，我們經黃浦江隧道至內弟家，為一棟綜合大樓之八樓。空間約十三四坪，空氣新鮮整潔，衛生設備齊全。再至寧波西路內兄家，類似台北市南機場住宅群，他家

住二樓，大小、設備與內弟相若。僅光線空氣較差。又到內侄女家，係新建大樓之頂樓，光線視野良好，設備豪華。約廿四坪。巧的是此大樓與對面「統戰大樓」同院門進出。在安全上很放心。看過此四家已可窺知大上海全體市民之生活真相。

我們行前曾向大陸親人告知旅遊構想，內侄遂精心安排：先在浦東招商局大廈的四樓露露餐廳午餐。原在廣東路招商局的舊址已轉讓某集團。招商局也改稱「港務局」，現只有幾艘舊船行駛內河線，昔日招商局全國共設有碼頭警察隊十五隊，總員額為六五〇人。我是上海第四隊長，駐地位於浦東東昌路附近江邊，現已建為河濱公園，當年所管場區長達二公里，為專卸雜糧、煤棉、木材碼頭，故配警四十五名。因「艙腳」即裝卸後溢落艙底或地上之米、谷、糖、麥，悉歸清船工人所有。因利益豐厚，常使兩幫（湖北、江北）工人械鬥，他們的武器便是抬貨用的「竹扛」。某次械鬥擴大，我調集全部警力在中線勸阻無效，只好下令開槍才告解圍。警政署人事室退休的章育文曾於敘舊時說：當年隊長的果決，實為明智之舉。同時也提及江亞輪沉沒的話題，亦有一述的必

要：是因老總統蔣中正在一九四八年底欲乘「江亞」輪回寧波，臨時又取消，但該輪還是遭到破壞，沉於吳淞口外之白沙洋海面。我奉命星夜率警三十人馳赴現場護衛打撈，費時四週、計撈起沉屍一千三百多具，及從屍身檢出的無數金銀財物，交寧波同鄉會保管。可是這一千多冤魂，及貨物未獲一元理賠，保管的金銀也隨上海「解放」而不知去向？十多年前「世界十大千人海難紀錄」，江亞輪慘案，並未列名，紀錄冊備註：「這是人為的海難」。

玉蘭賓館命名巧思

接著我和家人在親友陪同下在東湖賓館之玉蘭餐廳午餐，此館名義上是市政府招待所，實質對外營業，故知者不多。內侄女開車前說：好像以前叫什麼杜公館、戴公館的？我說：是不是原來的杜美路七十號？她也不清楚！如果是七十號就是杜公館；如果是一六〇號便是戴公館，談笑間東湖路七十號字樣已在眼前。進入大門又看到斗大的東湖賓館四金色大字。步入「玉蘭餐廳」，上菜時我刻意問服務員：這古式古香的房子早先是誰的？她答：大流氓！立即引起我聯想：東湖路，東湖賓

館，玉蘭餐廳的命名；是極具智慧又有深意的傑作！因「恆社」（杜氏清幫組織）門下知識分子極多，像朱學範曾在中共治下的市政府工作，其他還有很多。像「東湖」二字，因依滬音拼讀就是「杜」韻。

東湖路便是杜美路了；再依「代日韻目」分析：（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來推敲：東者一也，一者老大也，「大」的滬音是「杜」。東湖賓湖、等於杜公館。再者杜月笙的二老婆姚玉蘭。則玉蘭餐廳的紀念意義，也躍然而出了。飯後我到處巡遊、拍照，尤對八角警衛小亭依依不捨。我在此工作八個月後隨鄭介民調去軍調部。

上海三大亨為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杜、張在華格臬路毗鄰而居，杜覺得有欠氣派，便邀請金廷蓀籌建此一巨宅，共五層，最上一層一半為陽台，每間皆是套房，建成後的新路也跟著命名為杜美路了。杜的本意是讓三個老婆：沈月英、姚玉蘭、孟小冬、兒子杜維藩、杜維屏各住一層；還未搬家，日軍即進入租界，強迫杜氏出任「維持會」會長，杜密走香港再赴重慶。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五天，我隸屬的東平部隊阮清源（亞拯）部抵滬，該部政治部主任是沈之岳，我為諜報隊長，我

部從蕭紹地區渡錢塘江到閩行，登岸全軍步行至楓林橋，泰康餅乾廠安營，日軍為我軍擔任警衛。九月戴笠到上海便命我來七十號後又去台拉斯脫路一六〇公館，此時中美所SACCO（軍統）急須在上海找個辦公地方。王新衡（立委在台去世，經國先生好友）對戴笠說：杜月笙的公館很大很適合辦公條件。杜一聽戴要用，便說：儘管用。於是將一、二樓改裝為辦公室、禮堂。現在東湖賓館服務台，便是當年庶務股辦公處，股長張東昇（女星徐來之弟）。中美所為識別門禁，特製如一元台幣大小之SACCO白字藍底證章。一時在上海很「吃香」，乘電車，看電影，一律視同上賓，不肯收費。

所謂戴笠五處公館

中共地下黨史料編輯，李時雨曾說：

戴笠到上海不久軍統即給他購置五處公館，這話並不全對，因為我最清楚：一處是其兒子住家，一處是招待所，供待命同志歇息，在霞飛路，戴笠偶而在此處接見賓客，或設宴慰勞部屬。另一處在台拉斯脫路八十七號，供戴氏白天辦公、休息之用，知者很少，管理員于鈞群曾任職台灣刑警總隊。第四處在台拉斯脫路一六〇號，管理員是我，屬高級招待所。戴氏來看過很多次，勝利初蔣中正曾在此大廳，以茶會招待上海士紳二五〇人，足證其寬大了，設備豪華，每間房顏色皆不同，後來供盟軍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住了十個月返美。此巨宅是招商局創辦人盛宣懷第三子、人稱雅大王盛老三盛文頌的，係以逆產沒收後撥給軍統的。板橋林家花園媳婦、北投薇閣育幼院創辦人盛關頤便是盛老三的姐姐，盛關頤與蔣夫人為上海衛理女中同學。培植楊傳廣的體育家關頤聲是盛家表哥。第五處是明星徐來（張素貞）家。只要戴笠來上海，晚上一定由王魯翹（曾任台北市警察局長）陪他住徐家。因為只有徐來會操控洗鼻工具，每晨為戴笠抽取鼻腔裡膿黃色的污物。

人動會是青洪天下

原為青幫人物的朱學範早年任職上海郵政總局，曾赴日內瓦出席世界勞工會議多次。後回渝，由我去機場接他住進人民動員委員會，居住三個月後不辭而別，五十年代在報上讀到他當了中共郵電部長。人民動員委員會成員都是清、洪幫領導人

物，戴笠為開展敵後工作，經報准於一九三九年成立。先設在重慶行營後之蓮花池九號，因出入不便再搬到都郵街上大樑四十八號三層大獨院。五三、五四號被日機炸燬後又搬去香水順城街三十七號，交通更不方便，我任幹事，乃請調浙江，交周昌嗣接替（曾任台北縣警察局長已故）。

主委是杜心五，很多文章指稱主委是戴笠，是錯的，副主委則有杜月笙、楊虎、楊慶山、張樹聲、向松坡、韋作民、田得勝七人。我對主委不是杜月笙很好奇，後來才弄清楚；杜心五是清幫「大」字輩，是陳世昌「通」字輩的師父，陳是杜月笙「悟」字輩師父，在輩分上杜月笙要喊杜心五爺爺呢！後來杜心五以一〇五歲高齡在台去世。

三十年代有本《關東大俠》武俠小說，是以杜心五的故事寫的。杜也是梅蘭芳武功師父，故梅特製一套大小像骰子六顆裝在一起的印章。我因每月須送車馬費給杜，要蓋章才知道這件事，杜有時偶與大家示範武功。人動會委員無定數，有的在在外埠，有的在敵後。駐會委員專負聯絡工作的馬湘，曾是國父侍衛、南京陵園管理處長，日軍佔領南京後，他便去重慶；戴

笠調侃他說：總理活著你保衛他，現在你把他丟在南京。日軍不會殺你的，你應該再回去！另有駐會工作人員石振江、汪子套、劉聯珂皆來台，人動會秘書長先後任為徐為彬、趙世瑞、陶一珊等。

戴笠座機失事後，鄭介民繼任軍統局長，適逢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簽妥政治協商協議書，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於北平協和醫院。鄭介民為政府代表而調我同去，葉劍英為共方代表，美方代表為勞勃生。我方參謀長蔡文治，後來去搞第三勢力，副參謀長鈕先銘，總翻譯官黃天邁。後來調處失敗於一九四七年中結束。

說到軍事調處，我要說個小插曲：某日我陪鄭介民上班，見共方警衛卸崗後乘汽車離去，軍調部共有四處門崗，我去其他地方見共哨也依樣劃葫蘆，這是因為四處門哨係由我憲九團，美方憲兵，共方各派一兵擔任。因聯勤部在六國飯店設有俱樂部，規定任何一方凡三人同時申派汽車均照派。共哨當然不肯放棄此一特權。我把此事報告鄭介民，鄭氏也覺得好笑，不久共方上級覺得共哨有被「同化社會習性」之虞，立刻全部調離，另派新哨兵，接任哨兵受困交通，竟趕不及上哨。

上海美點已失原味

浦東新建的世紀公園，有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的十倍大，適逢花展。門票由十元漲至三十元，遊客仍然很多。人工湖約佔園區面積的八分之一大，湖面寬廣，碧波激盪，繞行全園要半天時間，為省時再各以十元購園遊車。我問任市政工程院經理的內侄：人工湖廢土為何不造座像樣的山？他啞然！我說還來得及把湖底挖深嘛！遊園時見駐警英俊挺拔，帥氣十足，欲邀之合照，他竟說：未奉指示，搖手拒絕。到濱口大道遊覽，該大道實係沿江岸填土向江面伸展約五十公尺之堤防公園，卻改變了兩岸原犬牙交差陋簡的舊貌。花園長達二·五公里，門票五元。眺望對江外灘燈火璀璨，煞是耀眼。園內有電話亭式投幣一元之公廁不少。用後關上門可自動沖水，但仍有臭味盪漾。

再至人民廣場以及對面之市府大樓參觀，規模與台北市政大廈差得太多了。昔日專停客、郵輪之招商局第二碼頭，今已改成貨櫃碼頭，棧舍已老舊不堪。後來我們至福州路全國最大的上海書城，共六層，電扶梯代步，購者亦眾。我

選購十多本書，到樓下結帳時，順便問：那個集團經營此店？店員答：新華社！我懂了，書籍顯然都經過濾，書品須憑發票由守衛驗放。而在某南貨公司購妥貨物，結帳時，店員將鈔票送驗鈔機後說，真鈔才包裝開單。這種驗鈔機，在台北連金融業也很少見。又在某大化妝品公司見一PONS產品標價為二〇〇元，妻說：與台北市價同，讓我有「呆胞」之聯想。巡視一番後離店。

上海的小吃是有名的，我去過的「名店」不少，嚐過的「美點」美味亦不少。終感無「甚」特色。「東坡蹄膀」遠不及我家的美味！也許十年文革讓中國人吃的藝術還未完全復原吧！至柯林頓進食過的「綠波廊」（老城隍廟），須事先訂位呢！小點心確是式樣繁多，但酒品價格離譜：五糧液定價四〇〇元，XO人頭馬一二〇〇元，讓人有「肥羊」味道。但在浦東臨江邊新建大樓二樓「海鷗舫」，邊吃邊看「茶藝」，頗有雅趣。

探親後，我到市郊閔行「仙鶴」公墓掃祀，見墓園廣闊，可惜墓穴小而擠，設施亦差。公廁尚是水槽式無門者，簡陋依舊。已是國際都市，仍留此「落後」現象

，令人費解。

新上海有若干優點

某次內侄女只顧聊天竟駛錯了車道，

路警立即招手停車，並索閱證件，我見狀便從後座，遞上名片，路警見有「台北市退警協會理事」字樣，可能認為「同行」並向我一看是「老人」，便微笑放行了，想不到台灣的警察到上海也有用。

上海曾是世界五大都市之一的十里洋

場都市，蟄伏近半個世紀，終於復甦了，且速度驚人，浦東新區之發展，超越台北市遠甚。不禁讓我想起，拿破崙名言：「中國人是頭睡獅，一旦醒來，不得了」。這應歸功台商吧！

但上海老社區之落後及缺點還很多，但優點也不少，我們應把這些好的移植台灣社會：

- 一、機關、住戶，廣告燈、航空站、路燈、超商：都有「節省能源」的美德。
- 二、凡是有公車行駛之幹道，馬路絕看不到汽車停放，機車也很少。
- 三、市區看不到狗，當然也見不到狗屎。
- 四、上海市政府幾乎天天在辦各種：

展覽會、學術研討會、藝文活動、花展等；觀光客不斷，生意鼎盛。誠如：王永慶說：人人在搞經濟，而不搞政治。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